

茫茫的草原

上下部

玛拉沁夫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玛拉沁夫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目 录

一	1
二	17
三	31
四	40
五	66
六	85
七	119
八	142
九	167
十	173
十一	208
十二	226
十三	261
十四	284
十五	304
十六	315
十七	323
十八	346
十九	381
二十	426

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的春天，察哈尔草原的人们生活在多雾的日子里。每天早晨，浓雾湮没了山野、河川和道路，草原清静而凉爽的空气，变得就像马群踏过的泉水一样，又混浊又肮脏！人们困惑地、焦急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！

就在这样一个下雾的早晨，一个骑马的人挎着大枪，直奔特古日克村走来。他走到离村不远的一座小山上，贪婪地四处张望，浓雾遮住了他的视线，看不远。“盼哪，盼哪！盼望着回到家乡来，今天回来了，可巧遇上了这样大雾天气，我多想站在这座小山上，看看家乡广阔的草原，呼吸一下家乡新鲜的空气啊！……”他失望地自言自语地走下山来。

马艰难地踏着深雪向村里走去。路两旁，柳树枝上挂满了冰霜，野雀在林中穿来穿去，雾天的早晨格外寂静，好像草原还没有从梦中苏醒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从雾幕中徐徐传来牛车在雪地上行走的吱嘎吱嘎声响。听到这声音，那骑马的人心想：“大概是拉水的牛车。”立刻脸上露出微笑。对他说来，家乡的一切景物、声音，都是非常亲切的！

果然有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，赶着两辆拉水车走了过来。骑马的人上前寒暄，他自信村里随便什么人都认识他。

“女乡亲，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你好？”

那赶车的女人好似受惊的鸟儿，停了下来，用头巾角遮住脸部，只露出两只大而深陷的眼睛。

骑马的人认不出她是谁，也许是他被抓去当劳工以后新搬来的人吧！

“我打听一下，斯琴的家还在这个村住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问谁？”她谨慎而恐惧地抬起头来，目不转睛地瞧他的脸。

“我是问斯琴，就是外号叫‘小燕’的那个姑娘。”

她仍然站在原地，她那呆傻的眼光从他脸上一直没有移开。骑马的人感到奇怪，不由得把头上的皮帽往脑后推了一下，一缕缕热气从宽阔的额头往上直冒，显然他有些着急了。这时不知为什么，那女人的肩头和眼角突然猛烈地抽动起来，泪水糊住了两眼，她竭力压抑着声音，在嘴里叨咕着：“天哪！是……是他……铁木尔！”就“啊！”地叫喊着丢下水车，向被深雪覆盖的荒山上疯狂地、无目的地跑去；跑出不远跌倒了，爬起来又跑……

在她跌倒的雪地上，从她长衫上撕落下来的几块破布片，在晨风中轻轻地摇动着……

他起初想去追她，后来一想她也许是个疯子，再说自己刚回到家乡来就满山遍野地追撵一个女人，也不大体面，于是勒过马头，赶自己的路了。

雾，还没有散；太阳，就像日落前的月亮：没有光辉，没有温暖。远处的沙丘和草原，像是被巨大的纱帐笼罩起来，虽然已经是小晌时刻，而草原依然昏昏土土的。

前面隐约地看见在沙丘脚下立着一座破旧的蒙古包。包门前站着一位手拄拐杖、瘦弱不堪的老太太，她那由于牙齿脱落而收缩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，看去像是在做祈祷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好不容易地迈动脚步，从左向右围绕蒙古包走了起来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……

铁木尔记起她是刚盖老太太。她啊，讨了半辈子饭，直到因年迈手脚失灵连饭也讨不成了的时候，才在这个地方落下脚来，靠她嫁卖女儿所得的一点彩礼，度着孤独的贫苦的晚年。

他又记起刚盖老太太前些年曾向老佛爷发过“心誓”：每天分晨、午、晚三次围绕蒙古包边祈祷边行走一百圈，直到死去为止。看来她老人家数年如一日，忠实于自己的“心誓”，甚至在今天这样寒冷的清晨也不例外。

看到眼前的景象，铁木尔的心不由得痛了起来。刚盖老太太呀！你在这遮盖了一切的浓浓的晨雾里在祈求什么？是在祈求人间的荣华富贵，还是你晚年的幸福康乐？是在祈求上天搭救你贫困的同胞，或者你苦难的民族？……不是！全不是！贫困和苦难把她的背都压弯了，那是无法解脱的！至于荣华富贵和幸福康乐，在这人间她从来不曾得到过！因此，她以奄奄一

息的生命中的全部力量，在为比今天这浓雾更为渺茫的、不可理解的来世祈祷着，祈祷着……

“难道祈祷能够拯救我们的民族，搭救我们的人民吗？”铁木尔一个人突然这样喊了起来——确切地说，是从他内心中像炮弹一样发射出来的——以致把他的骑马都吓了一跳，立刻将两只耳朵像羊犄角似的直棱棱地竖起来，噗噗地打起鼻响。

铁木尔打马跑到刚盖老太太跟前，问安道：

“刚盖老大娘，你好！”

那老太太听到人声，停住脚步，轻声答了一句话，但是铁木尔没有听见，等他再要问话时，老人嘴里又叨咕起咒语，开始迈动脚步了。她老人家每走一步，都要用拐杖探一探路，啊，她的两眼全瞎了！

“可怜的老人！”

铁木尔知道她围绕蒙古包做祈祷是不能中止的，更不能谈话，只得自言自语着离开了她。

回到家乡所遇见的这两个人，使他感到意外；那个疯女人和刚盖老太太的影子，在他脑海中交替地出现着。

正在这时，他的骑马突然受惊，猛地向路旁闪跳了一下，几乎将他摔了下去。他赶紧勒住马缰，定神看去，原来道路上横着一个小孩冻僵的尸体，半身埋在雪里，半身露在外面；贫困和疾病不知从哪一位母亲的手中将他夺走，扔到这里了！

当铁木尔来到村头时，微风吹来，雾淡了，太阳也毫不吝啬地洒下光辉，草原渐渐显现出来。铁木尔贪婪而多情地看着自己的家乡，热泪不由得流了出来！啊！离别特古日克村，离别亲人们，已经一年多了！家乡，一点都没有变样，村落中央结了冻的特古日克湖闪耀着为他所熟悉的白光，湖两旁柳林和榆树仍然向天空伸着深褐色的手，还有那环抱村落的黄色沙漠，也仍然躺在那里……

刚进村里，远远看见在村落尽西头，立着五座雪白、崭新的蒙古包，那是鼎鼎大名的贡郭尔扎冷的家。“他还住在这里，可恨的家伙！”一想到贡郭尔，他不由得把马往外拉了一下，好像用这来表示与他疏远。但是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贡郭尔那五座蒙古包后面，矗立着他被抓去当劳工时还不曾有的五间漂亮的砖瓦房。砖瓦房在草原上是罕见的，所以显得格外显眼。

然而，与此同时映入他眼帘的，是那些散落在湖边林间的低矮发黑、千孔百洞的牧民们的蒙古包！

“不，家乡变了，变得越发黑白分明了！……”

在特古日克湖岸上走着一个女人，粉红色的头巾在朝阳下闪着光。她是谁呢？也许是他日夜思念的斯琴吧！……刚才遇见的那个疯女人又是谁呢？没等得出答案，他又想别的事情了。

来到斯琴家门前，他下了马，将全身是汗的马拴在木桩上；马桩周围长满了枯草，由此可以推断：这家已经好久没有来过骑马的客人了。然而，他离开家时，斯琴不是还有一匹三岁骑

马吗？他这样胡乱想着，一步一步地走近蒙古包，心，也跟步伐的节奏一样跳了起来！看见蒙古包顶上冒出的灰白炊烟，他想到：“这就是斯琴的家啊！她也许蹲在‘吐拉克’旁烧茶呢！”走到门口，刚要伸手去开门，又把手收了回来，他想站在门外，先听一听斯琴的声音。站了半天，没听到人声，只听见铁勺碰在锅沿上的丁当音响，他有些发急了，猛地把门一开，喊道：

“斯琴，我回来了！”

包里只有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，是斯琴的爸爸道尔吉老头。他刚烧好茶，把茶倒进木桶里，回过头来看是谁闯进包来：

“啊！铁木尔……”

咚的一声，茶桶从他两手中掉在地上，滚热的茶水，溅得满包全是。

老人走上前来，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铁木尔结实的肩头，泪水从干枯的眼窝中流了出来：

“铁木尔，铁木尔，你……”

“您的身体好吗，大叔？”铁木尔也含着泪问道。

“好。你的身体好？”

铁木尔答完，把茶桶收拾起来，两个人都坐下来了。

道尔吉老头总是用不安的、惭愧的眼光看着铁木尔。他俩交谈了一阵，铁木尔一直没好意思问斯琴到哪儿去了。道尔吉老头早就看出这一点，然而他越是了解了铁木尔的心思，越觉得有千斤重的铁块压在他的胸口，万把刀子刺在他的心头！铁

木尔的意外归来，使他不知怎样把这离别一年多的生活，详细地照实地告诉他。

一直到喝完茶，铁木尔也没好意思打听斯琴，道尔吉老头也没提到她。

铁木尔饱饱地喝了一顿一年多没喝过的草原奶子茶，出了一身汗，解下皮带，脱了皮大衣，刚要擦汗时，忽然听到包外一阵马蹄声：

“外边出了什么事？”

道尔吉老头从半开的蒙古包门探出头去窥望，这时有人向他喊道：

“大清早的客人来报喜，这是谁的马呀？”

没等铁木尔站起来，贡郭尔扎冷就闯进来了。他穿着一身黄呢军衣，外边披着一件黑斗篷。靴子是漆皮的，靴统跟镜子一样发亮。高鼻梁上卡着一副黄色化学边养目镜，上嘴唇上留着两撇与他三十五岁的年龄不相称的八字胡，显得矜持而又威严。

铁木尔的意外出现，使贡郭尔大吃一惊。好像突然有一股冷风向他脸上吹来，他那美丽的八字胡痛苦地颤动了几下。但是他像许多有社会经验的官员们一样，毫不费力地把神情镇定下来，对铁木尔发出亲切的、甚至是友谊的微笑，并且打破因身份关系从来不先向人寒暄的惯例，向这个在外边转了一两年，不知道长了几斤肉的铁木尔不自然的寒暄之后，说道：

“从去年事变后，我们全屯的人都盼望着你早些回来，今天果然回来了，这真叫人高兴！铁木尔，你也会知道，在这样多风多雨的年头，人们都是希望英雄好汉守在自己身边的。不是吗？”

对贡郭尔扎冷这不寻常的殷勤和健谈，铁木尔有些纳闷。在明安旗一手遮天的贡郭尔扎冷，怎会变得这般平和近人？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产生几分疑心，说道：

“贡郭尔扎冷，我刚刚回到家，对家乡的事情一点也不摸底，尤其对你称呼我是‘英雄好汉’的意思更不明白。我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只不过叫你给抓去当劳工受了两年牛马罪！”

听了这话，贡郭尔扎冷奸猾地笑了。好像一个猎人站在高岗上寻找野物线索似的，他把眼光集中在铁木尔脸上。他相信自己机警的双眼，几眼就可以把铁木尔的骨肉看穿；然而他却失败了。“他知道斯琴的事情了吗？不，看样子还没有听说呢！”他在心中自问自答着。这时他看见铁木尔身后的“哈那”上靠着一支“三八式”步枪，心，轻轻悸跳了一下，探索地问道：

“那是你的枪吗？好枪。哎，听说现在八路军也都使用这种枪，是吗？”

“不完全是这种枪。”

“你见过八路军吗？”

“不但见过，还在他们那儿住了一些日子呢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跟他们很熟悉啦！”

铁木尔看见贡郭尔一句逼一句地问八路军的情形，忽然发觉自己刚才说的话不够妥当，就急忙以对一个扎冷不应有的粗野的态度说道：

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您去问别人吧！”

贡郭尔冷静地微笑着将八字胡捋了一下。对他说来，铁木尔的出现和他这种粗野的态度，构成了一个不可解的谜！他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铁木尔了！俗话说得好：不知道河多深，不能轻易下水。所以他温情和气地说：

“噢，你也许没有注意这些事。你歇一歇吧，赶了好些天路，一定累了，以后有空再谈吧，我倒很想听一听外地的情形。”

说罢，走出门去，领上他那个贴身仆人宝音吐就走了。

在他们谈话时，为铁木尔的粗鲁和没有礼貌的话语，担心得出了一身凉汗的道尔吉老头，回头来向铁木尔有几分责怪地摇了摇头。

生命的暴风雨残酷地袭击着斯琴。

她拉水回来，如同得了一场大病，全身虚弱，把拉车的牛卸下来，拴在车轱辘上，便迈着沉重的步子向自己那座千孔万洞的破黑蒙古包走去；刚走了两步，忽然听见主人住的包里有人在喊：

“把灰土拿去倒了。”

她只好转回来，走进主人的包里。贡郭尔的大太太骂道：

“拉一车水为什么这么久？是狼咬了你的脚后跟，还是种牛向你调情了？臭女人，看你那个穷样！”

日夜听惯了谩骂的斯琴，弯下腰把灰土箱拿出去，倒在离蒙古包不远的灰土堆上。这时看见刚出去打猎的贡郭尔扎冷和仆人，不知为什么中途返回来了。贡郭尔的脸色就像大雨前的天空那样阴森而可怕！下马后，把马缰绳往仆人手中一扔，便急速地走进他父亲住的蒙古包。

“扎冷也许看见铁木尔回来了吧？”斯琴偷偷地向自己家的方向看去，一片树林遮住了她的家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放轻脚步，走过老主人的蒙古包门前时，听见贡郭尔在说：

“爸爸，真奇怪，铁木尔回来了！”

听了这话，她的心咚咚直跳，然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，促使她敢于大胆地停下来，又偷听了一会儿。

“怎么，他回来了？”是老主人的声音。

“我看这是不祥之兆；他知道了斯琴的事……我们还是把……”

由于过度恐惧、紧张，断断续续地听到这几句话，斯琴头就有些发晕，全身寒战，几乎倒了下去！她咬紧牙关硬挺着，刚走进自己住的包门，就咕咚地倒在铺着干草的地上。她两只手痉挛地抓住一把干草，眼前出现一片火星，胸中好像燃烧着大火，嘴发干，想喝水，水，水，冰冷的水！……

“铁木尔，你为什么回来？为什么回来呀！……如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有什么脸见你啊？……不，我任死也不能见你，不能见你呀！……”

自从铁木尔被抓走之后，她日日夜夜地想念他，希望在她生命被人完全吞没之前，能够跟他见一次面，把自己宁死不屈的心愿向他倾诉！但是，今天铁木尔回来了，她亲眼看见他回来了的时候，她又自卑地痛苦地抚摸着自已一天比一天鼓大了的肚子，决心不跟他见面了。

冷风在包顶上呼啸，被风吹起的雪花，从天窗轻轻地落在她的头发上、身上；雪花见了温气化成水珠，与她的眼泪，同时闪着白色的、寒冷的光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铁木尔醒来时，耳边响着奶茶的沸开声；包内充满了奶茶的清香。这对久别草原的他，该有多么亲切啊！他不由得回忆起多难的童年时代；那时每天早晨妈妈总是在这样奶茶的沸开声中叫醒他……与今天多么相似啊！

昨天晚上，道尔吉老头把在这一年多村里发生的事情，和他女儿怎样被贡郭尔扎冷逼婚，都一一告诉了他。他听了那些话，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，马上就要去跟贡郭尔拼了！道尔吉怕他惹出大乱子来，就拉手扯脚地劝了他多半夜，才劝下来。他昨晚一整夜没睡着，直到天亮时才蒙蒙眈眈打了一个盹……

“不管怎样，我是要见她一面。”早晨他醒来，一边穿衣服一边这样想。

喝过早茶，铁木尔把枪交给道尔吉大叔，就走出包去。三月的草原仍然披着冬装，冷风无休止地从北山上把积雪一片一片地向村落吹扬过来，天空闪烁着灰白色的冷光；看来春天还没有影呢！

铁木尔想把全村人家都串一串，从他们那里也许能听到斯琴更多的消息。他沿着特古日克湖边，踏着有牛马蹄印的雪地，向湖北面的莱波尔玛那座孤独的蒙古包走去。

莱波尔玛是一个年轻美丽、心地善良的寡妇，是铁木尔妈妈的表妹的女儿，也就是他的远亲姐姐。她家没有看家狗，他预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进包去。莱波尔玛坐在烧着干牛粪的“吐拉克”旁，赤裸着上身正在缝补自己的棉袍；火光烤得她那跟许多男人的胸脯贴靠过的丰满的乳房，有些发红了。她看见铁木尔走进来，羞得嫩白的两颊上泛出一片红潮，赶忙披上棉袍。

“昨天夜里才听宝音吐说你回来了。我刚才要去看你，可是这三个小崽子没有人看管，脱不开身，没成想大清早你就来了。”

“谁叫宝音吐？”

“你忘了，就是贡郭尔扎冷那个贴身老仆人，他说昨天看见你了。”

“莱波尔玛，一年多没见面，日子过得怎样啊？”

“跟从前一样，还是跟这三个孩子混着过呢！”

“怎么三个孩子呢？”他被抓走的时候，她有两个孩子，这一年多的工夫，又跟谁养了一个呢？他心里想的这事，可嘴上问的是别的事：

“该找个男人了，对你，对孩子们都会有好处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冷清清地过呢？”

“是啊，可是……”她温柔地笑了笑说，“惯了！”

她烧了茶，又拿出家中最好的点心款待了他。

“离开家乡一年多，咱这地方变化得可不小呀！”铁木尔一边喝茶一边探问道。

“是啊，该告诉你的事太多了，有些你也许听说了，唉！提起来真叫人伤心！……”

“我到你这儿来，一来见见面，二来也想打听一下斯琴。”

“铁木尔，你听了可别太难过，唉，咱们穷人命苦，听人说，她……她有点疯了！我有两个月没见她面了。听人说，斯琴每天晚上都散着头发，一个人整夜整夜地在特古日克湖岸上走来走去；也有人说，还听见她奇声怪气地乱喊叫。唉，她疯了！可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是没亲眼看见。这些话，也许不应该跟你说……”

“不，你应当这样四六八十地全告诉我。不要担心，我在外地的时候，什么都想过的：有时想她一定在家等着我呢；可有时也想到过这些意外的事情。今天无论怎样吧，我也要跟斯琴见一面，贡郭尔逼婚，她有什么办法呢？过去的事，不能全怪

罪她，只要她今天愿意回到我这儿来，我就一定接她回来；要是贡郭尔捣乱，我非得叫他吃吃苦头！”他把一只像千斤重铁锤似的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在眼前晃了一晃，又说：

“莱波尔玛，你要知道，往后就要平等了！”

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小声地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平等？”

“平等就是人和人都一样，谁也不许欺负谁。早先日本人欺负咱们，贡郭尔也欺负咱们，往后就不许了，天底下就不会再有一群人光吃肉，一群人光喝汤的事啦！”

她听了这话，轻轻一笑，说：

“好弟弟，还是管一管你的舌头吧！叫贡郭尔听到，会打断你腿的！”

“打断我的腿？呸！我还想把他打进地里去呢！好姐姐，平等，这句话不是我瞎说，这是人家告诉我的，他们都是好人，是可以相信的。”

“你说的人家是谁？”

“哎，这以后再说吧！今天你还是给我出个主意，怎么才能跟斯琴见到面？”

她想了想，回答说：

“我每天傍黑的时候，看见她赶着一群牛犊到井边来饮水，今天晚上，你在井边的柳林里等着，她饮完牛犊走回来，你就能跟她见上面了。”

.....

冷风卷着雪花刮了一天，到黄昏时，才住了下来。留在空中的雪花，就像扇动着翅膀的白蝴蝶，轻轻地飘飞着，落在柳林的枯枝上。这披上白衣的柳林，跟西天边那五色缤纷的彩霞相映起来，宇宙变得如同鲜艳而秀美的刺绣一般。特古日克湖还没有解冻，几只野鸭时而从深草里温暖的巢窝中走出来，在湖岸上徘徊，为这草原特有的漫长的寒冷季节，低声唱着忧伤的怨歌。这时一轮圆月从东方冒出头来，向大地洒出土红色的光辉；山川、草原和沙漠沉浸在静谧之中。

柳林里更是静悄悄的。在那条通往湖边的小路上，落了一层树叶，斑斑点点，就像一条花皮蛇。树枝上挂满了雪片，在月亮下闪闪发光，即使有一阵最轻微的夜风，也会刮掉它们的。俗话说得好：树枝上的雪，待不长。

一群活泼的小牛犊穿过柳林中的小路，向湖南岸走来，斯琴在后边赶着它们。她不断地向父亲那座蒙古包的方向忧郁地观望，前边黑糊糊的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她只好专心致意地赶自己的路。路旁被老牛吃过的干草梗绊她的脚，刮得她衣襟嚓嚓作响。

铁木尔在柳林里等待好久了。当他听见斯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时，他的心也跳得越厉害；不一会儿隐约地看见斯琴的身影，并且听到她那变得沙哑了的吆喝牛犊的声音；又一晃她走过去了，他急忙从暗影的地方跑出来追上她：